

何谓“说文”与“解字”

□王觞
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，绵延不断，汉字是其重要的载体与见证。

纵观汉字漫长的演变历史，东汉大儒许慎编著的《说文解字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东汉时，已经有人在胡乱解读文字了。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记载说：“乃猥曰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。廷尉说律，至以字断法：苛人受钱，苛之字止句也。若此者甚众……”

马字的小篆写作“𠂔”，人字的小篆写作“亼”，长字的小篆写作“𠂔”。乍一看，长字的篆文，似乎上面跟马字的篆文相似，而下面则与人字的篆文相若，但其实属于生拼硬凑，毫不相干。长字的甲骨文写作“𠂔”，象一个长发拄杖的老人之形。

斗字的小篆写作“𠂔”，甲骨文写作“𠂔”，象一个长柄的勺子之形，更是与人字、十字毫无关联。

中字的小篆写作“中”，甲骨文写作“𠂔”。说强字中的虫字的小篆字形“𧈧”为“中”形的变体，显然也是毫无道理的。

苛字的金文写作“𠂔”，战国文字写作“𠂔”，小篆写作“𠂔”。止字的甲骨文象脚板之形，写作“止”，金文写作“止”，小篆写作“止”。显然，无论从字源还是同时期字形相比较，苛字与止字

都毫无关联。至于可字与句字的小篆字形“𠂔”，更是一目了然，毫不相干。

我们都知道，许慎的时代，小篆字形还是当时学者们所熟知的，所以以小篆字形作为解读对象来编写《说文解字》一书。但是，当时对文字解读并无“国家规范”，于是诸儒各凭己意而阐说之。

许慎恐长此以往，文化传承将面临巨大危机，故花费数十年之功而编次成书，献之皇帝，颁行天下，可谓中华文明之大功臣。

许慎为何给这本书命名为《说文解字》呢？

其实，这四个字是告知大家，他解读文字的思路。

文字学上有个术语，叫做“独体为文，合体为字”。

什么是“独体”？如“木”字、“刀”字，其古文是整体象形的，不可分解的，这一类叫做“文”。也即是说，这一类的字，你无法分解为两个部首。

还有一类，如“本”字、“刃”字，虽然都是在整体象形的基础上加了笔画来构字的，但也无法分解为两个部首，所以也归类为“文”。

文字学中，通常把“本”字下部的短横、“刃”字左侧的点，称为“指事符号”。这些“指事符号”在不同字形里有不同的变化，但其作用都只是强调指的是某个部位，本身既非象形，也不表示具体意义，

所以不能看做部首。

“说文”的内涵，主要是解说这些独体字象什么、“指事符号”强调的是什么。

什么是“合体”呢？

合体字，就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部首构成的汉字。比如“林”字、“忍”字以及“解”字，等等。

“林”字，是由两个“木”构成的会意字，“忍”字是由“刃”和“心”构成的形声字，“解”字则是由“角”“刀”“牛”构成的会意字。

即便是“字”字，也是一个合体字，它是由“宀(mián)”、“子”构成的形声字(子兼表意)。

从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“文”与“字”，在文字学上的概念范畴是不同的，后世概念逐渐混淆，其表意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比如，我们今天说“文字”，可以指所有的汉字，甚至可以指世界各国各民族的“文字”。

明白了“文”和“字”的古今概念，我们也就明白了“说文解字”四个字的具体内涵，这也是我们后人理解文字的一个方法和途径。



清代高密才女

□李金科



位，蹇蹇能无恨马蹄。”

高密单家亦多才女。嘉庆年间，高密单家单茝楼的故事更是凄婉动人。她出身于官宦世家，自幼颖悟，少以孝闻，善记悟，通琴理，喜摩赵孟頫书。嫁诸城巴山才子王玮庆，新婚之夜，二人倾谈不疲，伉俪情笃，此后既是夫妻，又是诗友。王玮庆在《藕舫诗话》中饱含深情地说：“居室曰碧窗阁，日与余摊书其中，香篆轻袅，花光满院，墙外垂碧柳三株，绰约自纱窗窥人”“余赴乡闹，绣蟾宫折桂佩囊以寄余，劝余保证读书，所以望余者至矣。”然单茝楼命运多舛，先后育有三子，都不幸夭折。当第三子殇后，悲伤过度，染病而卒。单茝楼卒后，王玮庆痛心疾首：“彼苍者天，歼此良人，是独何心哉！”并赋《悼亡词》四十首，其诗云：“丹桂蟾宫绣囊工，争奈蓬山隔万重。对卧牛衣听报罢，文章何处哭秋风。”夫妇情深，令人不忍卒读。其父单可玉亦作诗哀悼：“枉说归宁十载期，酸风刺骨不能悲。更无一字还相慰，泪尽巴山夜雨时。”其夫王玮庆搜其遗作五十八首，名《碧窗阁遗稿》刊行于世。

清代名儒单为鏞的女儿单绮江，嫁蓬莱穆氏，著有《椿荫阁诗草》，今有民国十年排印本传世。诗共七十五首，其诗序云：“晚年手自删除，存诗不足百首，思亲、思儿女及伤离别之作居多，语语有真性情流露而出。既无诗人铺张之习，亦无闺阁纤丽之态。”

高密梁尹任家的任丽金，字云史，号璇池女史，鸿胪寺卿任兆坚女，嫁莒县诸生庄畴，工诗善画，著有《得月楼诗》。其《题家书后》诗云：“一别双亲半载馀，平安只

接数行书。离怀欲向花笺写，写到相思字却无。”其《记梦》诗云：“梦绕双亲膝，牵衣话正长。鸡声惊觉后，依旧在他乡。”可惜多愁善感的任丽金年甫三十岁就与世长辞，她的女儿庄湘泽亦有诗名。

清代才女沈善宝的义母史太夫人也是高密人，她出身于河流史家，富有诗才。沈善宝曾说：“太夫人诗学深得六朝神韵，感时叙事皆从性灵中来，无一毫柔靡之音”。史太夫人《寄怀沈善宝》诗云：“秋月照庭阶，秋风入我怀。怀中有明珠，远在天之涯。天涯一何远，白日一何短。念此掌中擎，中夜肠九转。”“别后赴京华，寓居苦岁寂。忽闻吾女来，喜气动颜色。为尔洗征衫，为尔理嫁衣。吾尽吾责耳，尔何感泣为？”沈善宝赞其诗“文情兼至，令人不能竟读。”即使今日读其诗，亦可见其拳拳母爱流淌于诗间。

汉军正白旗才女蔡琰是高其倬的夫人。史料记载，其母国色，号八面观音，相传曾为吴三桂宠姬之一。蔡琰之父蔡毓荣平定云南，据为己有，因此获罪。蔡琰博览群书，兼通政治，高其倬撰写奏折常不合雍正旨意，蔡琰相助得以免祸。其诗词皆工，著有《蕴真轩诗草》。“风软逗轻寒。白露嫦娥静碧天。人比秋光清倍彻，悠然。曲转高歌并月圆。少长集群贤。胜事行云聚亦难。薄酒一樽须尽醉，流连。花影玲珑满画栏。”蔡琰香雅卓绝的《南乡子》让人读后流连。

刘墉妾黄氏，浙江嘉兴人，亦工书法，书学刘墉，笔势极似。包世臣《艺舟双楫·论书》云：“诸城晚书，多出黄手，小真书竟至莫辨。有家书十册，黄夫人原书后，诸城批答，皆绝妙。”